古瓶

吕敦楚

经我和妻子再三劝说，年愈花甲的父母终于答应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。父亲进城后，感到无所事事，便爱往古玩市场跑。他隔三差五地泡在古董店里，跟老板套近乎闲聊，居然也学到了不少收藏知识。

这天中午，父亲抱回来一只玉器罐子，眼睛笑得合成了缝。这东西是个大肚罐子，罐体上龙的浮雕很是精致，栩栩如生。见父亲如获至宝，我诧异地问："得要四五千元吧？"父亲乐呵呵地说："摊贩开口倒是这个价，不过经我再三讨价还价，最后两千块买到了手。到时一转手，赚个万把块钱，应该不成问题。"

不管父亲赚多赚少，只要他开心就行。一个月后，我下班回家，看到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，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，于是急问出了啥事？

父亲直唉声叹气，说受骗上当了。他今天一早去古玩市场，想把手中的宝物倒腾出去，哪知人家买主仔细一瞧，竟说是假货。父亲开始还不相信，可拿给一家古玩店老板一鉴定，还真是赝品。

父亲这些年，靠辛辛苦苦种了三亩地的棉花，才攒下了五千元汗水钱，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这下可好，一下就让古董贩子骗去了两千元，能不心痛吗？

尽管我和妻子一再劝慰父亲想开点，别往心里去，但父亲仍然不能释怀，情绪一直都很低落。见父亲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我开导父亲还去古玩市场碰碰运气，说不定能淘个真货，老本就扳回来了。

这天周末，我陪父亲去散心，不知不觉又转到了古董一条街。转了半上午，我忽然发现一只清乾隆螭龙纹玻璃瓶。见这只瓶子古色古香，不像是仿制品，父亲的眼里立刻放了光。

就在谈妥三千元价钱后，我立马压住父亲准备掏钱的手，悄声道："吃一堑长一智，上次吃了亏，这回可一定要十拿九稳。要不我在这里守着，您把这玻璃拿到古玩店里，让老板鉴定一下。"

我一支烟刚吸完，父亲就折回来了，对我耳语道："货是真的。"我仍满腹狐疑："老板不会看走眼吧？"父亲兴味盎然道："老板把胸脯拍得山响，说如果是赝品，他包赔。"

把这玻璃瓶买回家，我就上网查了一下，竟值一万二。父亲听到这个喜讯，久违的笑容重又回到脸上。

父亲把玻璃瓶放在卧室的桌子上，每天都要用鸡毛掸子掸几下。这天，母亲在家里搞卫生，竟不小心把玻璃瓶给摔碎了。母亲很是自责，说自己咋就这么不小心？

见母亲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安，我本想把实情告诉母亲，可又怕说出真相父亲心里难受。其实这玻璃瓶就是一只赝品，那个鉴定宝瓶的古玩店老板，是我事先跟他串通好了的，目的是让父亲"赚一把"，而那个古董贩子，在父亲去鉴定时，只收了我二百元。后来父亲给贩子的三千元，趁父亲没注意时，又回到了我的口袋里。

过了几天，父亲突然对母亲说："你就别再心疼那宝贝玻璃瓶了，跟你实话实说吗？那玻璃瓶本来就是假货，值不了几个钱的。"

没想到父亲还是知道了底细，我悄悄地问父亲："您是怎么得知那清乾隆螭龙纹玻璃瓶是赝品？"父亲茫然不知所措道："我哪知道是假货啊？我是怕你母亲伤心，才宽她的心的。"

麦田观止（外一章）

王贤友

1 当麦浪漫过来，漫过夕阳深处的背影和背影远处的我，唇边的麦香，如父亲额头的汗珠，抵达我思想最初萌芽的角落。

我牵着一株麦穗，在微风里和黄昏对语，仿佛是漂流在无边的梦里，抬起双眸，老屋上空摇动着的炊烟，是我苏醒的唯一处方。

2 麦田是我心中的海，在人生的跋涉中，它是我唯一回首的地方。

在麦田里行走的父亲，和父亲肩上褪色的手巾，完成我一夜的思想，直到黎明时书桌上那本小画书翻动的声响。

3 浅色的场地，收拢着父亲如袅袅远逝的眸光，直到老牛"哞哞"的叫声，将父亲沉睡的笑容揉开，面对粒粒饱满的麦谷。

黄昏时，天空特别暗，好像有一场雨在挣扎着扑来。

4 我童年的故事，留守在麦田的边角。

父亲失去土地时的背影，是村前的那株婆娑的槐树，在守望着远方。

父亲好像是麦地的知己，因为，在土地荒芜时，父亲沉睡在它的怀中，不再醒来……

5 远行而去的父亲，将苦短的一生，留在这片他熟悉的土地，使我们面对脑海里的麦浪，呼吸着你随着麦穗潮起又潮落的汗香，一次，一次……

那串脚印

黄土地上的那串趔趄的脚印，在一茬一茬枯草的背影里隐现，但是，却以一种方式，拔节着季节的年轮。

于是，柳枝爆青出一声声由近而远的鸟鸣，在长长的炊烟背后，和谐着奶奶的民谣，让父亲的脚印重叠着丰收的汗滴。

而黄昏前的庄稼，在风雨之后，成为我们远去的车票，以及胸前那一迭折叠整齐的零钱，在客车颠簸中渗出父亲的鼾声……

当枝叶成为大地最后的点缀，我的梦中，总有一串深深的足印，牵着我的思绪，向故乡走近。

但是，萤火虫在眼前飞舞，我似乎找不到那条走向童年之路。

面对那片弯腰的麦穗，我仿佛听到鸟鸣深处的足音：是掮担的父亲匆匆归来的节拍？

那一串脚印，是一代人生存的写真。

那一串脚印，是我们亲近土地的捷径！

家乡、家族和家谱

叶匡政

从我记事起，每逢过年，父亲都回太湖老家。他常带孩子们一同回去，在山林田野间赶路时，父亲会给我们说起宗族和周围村落的故事。我对叶氏宗族的最初了解，就这样和家乡独特的风物景观一起，镌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那时我虽小，却能感到腊月的村庄是热气腾腾的，家家都在准备过年的吃食。有切冬米糖、炒红芋角的，有做豆粑、拉挂面的，有磨豆腐、蒸米粑的，有杀年猪的，样样食物的制作，在我看来都如此新奇。乡间的"还年"风俗更是隆重，在家中堂屋要摆上祀天祭祖的三牲福礼，给天地祖先行跪拜礼。除夕之夜，全村还要在族长率领下，到公共祠堂中一同燃放鞭炮，当年有喜事的人家会"放万鞭"。应当说，幼年的我正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，感受到宗族的神圣和力量。在这淹没一切的轰鸣声中，人们的眼中闪着烟火的亮光，内心却是安宁祥和的，通过这宗族的集体仪式，每个人都体会到"年"的意义，那就是感恩自然、敬畏时间、缅怀先祖、礼赞生命。

至今仍能记得，父亲对我讲的一些叶氏典故。过去徐桥周边的叶氏人家，悬挂的灯笼常印有"南阳郡，双榴堂"六字。"南阳郡"说的是叶氏起源的郡望，为战国秦昭王所置郡名，"双榴堂"则是我们这里叶氏的堂号。当年村中祠堂，有"石榴应兆，累叶传芳"的楹联，父亲也对我说过背后的故事。上联说的是北宋学者叶祖洽，为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，在他考进士那年，郡中学府的石榴树时令未到，便结了二颗石榴，人人都说是好兆头。果然发榜叶祖洽是头名，同郡的另一学子名列第二，应了石榴先结二果的吉兆。太湖叶氏人家喜贴的对联"奕叶家声远，双榴世泽长"及"双榴堂"的堂号，应该也是源于此典。下联与北宋诗人叶涛有关，他字致远，是王安石弟弟的女婿，官至三品，也是变法的积极响应者。叶涛曾随王安石学习文词，王荆公给他的赠诗中有"冠盖传累叶"之句，下联即来自此典。父亲还与我说过，因当地叶氏出过一位信武将军，叶家祠堂早年可是悬挂飞虎旗的。

记得少年时代写诗时，父亲还向我推荐过两位叶姓诗人，一位是宋代的叶梦得，很早就读了他的《石林燕语》和《石林诗话》。另一位是清初的叶燮，为叶梦得后代，他的诗论《原诗》是中国古代诗话的集大成者。我年轻时的诗歌观点，受过这位本家前辈的很大影响。我能走向写作之途，这些宗族的历史故事，可以说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。

近代以来的家族，祠堂、家谱和族田是凝聚家族的三大要件。族田是过去乡村家族的物质基础，在传统社会不可或缺。祠堂则是族人举行祭祀之礼和行使族规族法的公共场所。家谱则记录了一个家族的根脉与成长。最近听说老家在编修《叶氏宗族家谱》，将过去散于太湖各地的叶氏十二支系汇于一谱，于是带着对童年的记忆，写了这篇文章。家谱在不同的时代，功能虽然不尽相同，但尊祖敬宗、敦宗睦族、凝聚血亲、弘扬家史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。如今人们打开家谱，更多地体味到的是祖先开拓和家族成长的历程，领略的是宗族的精神和文化，感悟的是每个人所肩负的使命及对宗族后代的祝福。家谱能让现代人，找到自己的根之所系。

时间的忧伤

许冬林

有一回秋后，躲到河堤旁的石桥底下，忽然听见铃声长长一阵响后，便是人声喧哗杂乱而来，一簇簇的少年背着书包从村庄深处，向河堤走来。那是河对岸的一所小学放学了。我从桥洞里爬出来，隔河看他们一路说笑雀跃，心上仿佛有钟鼓在紧敲，无端焦急起来。一颗纯净而蒙昧的心，无着无落地就那么悬起来，在铃声的余音里伶仃晃荡。原来别的孩子都长大了，都上学去了！别人都随着时间去往远方，只有我还在这里！像一枚干瘪的种子被丢进阴暗的瓦砾之间，还没有发芽。我心里好怕呀！那时不知，这竟是我关于时间的最初忧伤。

似乎是十四岁的一个初冬，一个人爬到平房的顶上，坐看平野落日。田野尽头，橙红的夕阳滑下去，骤然，四隅黯淡，暮色惆怅。那一刻，听见我的心啪地裂了细小的口子。仿佛航船被冰山破了个窟窿，冰冷的海水持续涌入，船儿沉重地渐次下沉。一天的时光没了！又没了！也许，我的少女时代也像这个黄昏的夕阳一样，糖化于水中，缓慢消逝，永捞不起。

那天，去"永和豆浆"打发晚餐，一个人，一份客家汤面。吃到半途，遇一旧友。其实也说不上"友"，我和她的过去若有交汇，也不过是我曾在16岁那年托她代买一本当地一诗人的自印诗集。她也来吃面，也是一个人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两个人寒暄后，大约出于礼貌，她夸我道：你呀，还是那么年轻漂亮……我笑，回她：我老啦，倒是你，一点样子都没改！她辩解，皱纹啦……斑点啦……语气沉痛。其实我们都变了，都不是从前，都不是留在时间里的十多年前的那个小女人了。

前三十年，时间的账里，我们算的是加法，美丽，宠爱，观众的掌声……跟着跟着就来了。三十年后，河东换河西，是减法，豪气一日日地短下去，激情的焰火也日渐低矮，掌声来得艰难了。我住的这栋楼里，有一户人家的客厅里坐着一尊落地大钟，每到半夜，万籁俱寂之时，那大钟"当当……"敲响，浑重的声音在夜气里久久回荡，令人如同置身深山老林，听见古寺钟鼓之声撞山而来，实在惊人心魄。夜半的钟声，在三十岁之后的女人听来，一声声，都是寒怆的。钟声敲打无眠，想起少时老宅墙上的一只挂钟，绛红的外壳之下分明一副冷峻凛然的表情。